

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漕运总督吴棠

刘怀玉



吴棠

吴棠(1813—1876)，字仲宣，一作仲仙，号棣华。清末出生于安徽省盱眙县(盱眙县1955年已划归江苏省，今属淮安市)三界镇老三界。民国21年建立嘉山县，其地划归嘉山。1994年5月31日，国务院批准嘉山县撤县设市，改名明光市。所以吴棠应为安徽省明光市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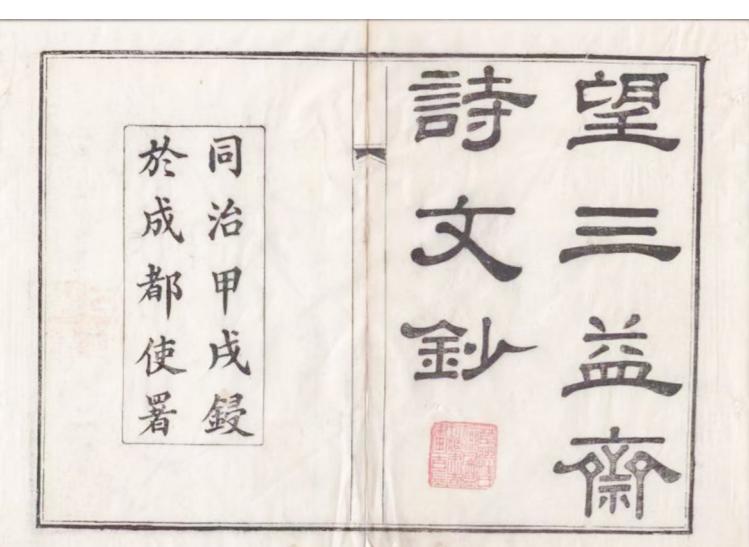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吴氏的先世，吴棠在《重修族谱叙》中说，“明中叶四世祖万公由休宁商山迁滁，始卜居于滁、定、盱之三界市。三百年来，世以耕读相守。”(吴棠：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杂体文》卷三。同治十三年成都使署刊本)据他的《北山吴公墓表》、《北山吴公传》、《北山府君行述》，其父名润，字圣基，号北山，母程氏。祖名豺，祖母汪氏。曾祖名连，曾祖母程氏。高祖名承璧，高祖母柴氏。这代先人皆因吴棠当官，获得诰赠通议大夫及一品夫人。

吴棠出生时，其父吴润为塾师，先馆于外戚胡氏，课徒尚不足以养家，母亲程氏则制酒酱佐之。后来其父授徒家中，同时让吴检、吴棠兄弟二人读书。吴检后来弃学经商，借以养亲教弟。吴棠幼年勤奋好学。道光十一年(1831)进入县学成为一名秀才，其时年方19岁。道光十二年(1832)馆于外戚李氏，十五年(1835)参加江南乡试，成为举人。当年结婚，娶同邑庠生李世琦女为妻。其后五次赴京会试，均未考中。其中道光二十年(1840)、二十一年(1841)两次赴京时，遇到他一生中第一位贵人盱眙同乡先辈杨殿邦。其时杨在京官詹事府詹事兼顺天府尹，他看中了吴棠，便招留于其家，供给饮食，并指点学问。吴棠在《杨叠云师诗集叙》中回忆说：“犹忆庚子、辛丑计偕时，棠幞被入都，先生招留京邸，饮食教诲，日课诗文，并勖以远大之学。先生多藏书，指示切要，以真西山《大学衍义》、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、顾亭林《日知录》为宗；由是于学稍知准的。”(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杂体文》卷四)道光二十四年(1844)，考进士无望，参加大挑获一等，分发南河总督处，以知县用。曾一度任邳州同知(《邳州志》卷十三《名宦》)。

二十六年试用二年期满。当时南河属吏尚奔竞，吴棠则携一仆人，赁租僧楼，不事干谒。(王锡元：《光绪辛卯〈盱眙县志稿〉卷九〈人物·吴棠〉》)这一年冬天，他恩师杨殿邦任漕运总督驻淮安，又将吴棠招入他的节署，习吏事。(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杂体文》卷四)道光二十七年(1847)曾短暂任砀山知县(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卷六《職官表》下)。其妻李氏病卒，次年复娶南丰潭氏，宝庆府知府谭光祜之女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四月，吴棠补桃源县(今江苏泗阳县)知县。民国《泗阳县志》卷二十二《名宦》：“吴棠……既抵任，勤政化民，常以身先。时或微行，访民间疾苦。”“时天下承平，桃源独苦河湖为患，棠以为河防有专司，惟湖水浸淫邑之南境，虽高岗不免。则于大马迤东，抵高家湾，谷墩迤北抵老堤根，各筑拦湖堰一道，于是人免昏垫。秩满，调署清河。桃清壤境相接，民咸怀之。”

咸丰元年(1851)，调补清河县。光绪《清河县志》卷17《人物·仕绩》：“时躬巡四野，每止宿，老妇则手鸡卵数枚以献，曰：公食，无肴也。”次年八月，奉檄署邳州知州。“留眷属于袁公浦，单车到官。”“勤求吏治，善缉捕，有方略。诸生张文醇作《捕盗谣》以颂之。”(见《北山府君行述》、《邳州志补续》卷20职官)三年(1853)春，江南告警，太平军攻占扬州，企图北进，河帅杨以增檄令吴棠回任清河。“棠招集乡勇，分设七十二局，合数万人，联络邻近十余县，合力防制，有声江、淮间。”以“升直隶州府同知清河县事”名义，制发《敌忾同仇八约》，“敬约凤麟淮泗淮徐扬海八府州属官绅军民”共同对付捻军。(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杂体文》卷二)

这时吴棠家中连续有不幸之事。咸丰二年夏，妻谭氏生一子，方六日而其妻即卒。因当时局势紧张，吴棠“一切不顾，每出则衣襦湿淋漓，归不需时，已坐堂皇决庶矣矣。”(鲁一曾：《吴仲山明府四十叙》)三年五月，续娶北平黄氏，两淮伍佑场大使宗寿女。(见《程太恭人述略》)四年正月，母亲程氏歿于清河官舍。防堵清江的河道总督杨以增，以“时烽燧频惊，惟埋接迹”疏请夺情，诏令吴棠“带勇击贼。返葬百日，强起墨绖视事。”(见《北山吴公墓表》)吴棠抚绥惩办，威猛兼施，针对清淮土民惶恐局面，大造舆论，使“淮扬数百里隐然恃若长城”，士民更加信赖吴棠，吴棠也从此声振江淮。至咸丰五年十月，吴棠方回籍守完母丧。



吴棠著作《望三益斋诗文钞》内封

咸丰六年(1856)二月，吴棠的母亲刚过，父亲又病逝，接着按礼制回家丁父忧。这时吴棠也未闲着，在籍倡办团练，在三界、明光、浮山一带对抗太平军、捻军及地方义军。参与了镇压盱眙、天长、来安境内的“棚匪”的活动。咸丰七年(1857)初，论会剿“棚匪”功，吴棠以知府留江苏补用。后又因镇拿海州、沭阳等地“逸匪”和剿捕徐宿捻股出力，命俟补缺后，以道员升用。咸丰九年(1859)，袁甲三督办安徽军务，丁忧守制刚满的吴棠，即被起用，去署理徐州知府。

咸丰十年(1860)正月，捻军首领李大喜等纠集捻军三万余人，占领了清江浦，杀清淮海道道员吴葆晋，通判沈鸿，副将舒祥。又焚掠淮安河下镇，并围攻淮安城。清廷将守土有责的漕运总督联英“交部议处”，河道总督庚长“革职”。三月，吴棠署淮海道，行“坚壁清野，随地筑圩”抵抗捻军方略，陆续发布了《劝谕徐属各圩坚壁清野示》、《劝谕徐属各圩挑沟陷贼示》及《上各大府请通行坚壁清野书》等“劝谕”。这期间吴棠多次派兵堵剿，重创捻军。咸丰十一年(1861)，清廷授吴棠淮徐海道，以筹饷劝捐赏加吴棠江苏按察使衔。十二月，擢升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，督办徐海道，督办管理江北粮台，兼管河务，并命统辖江北镇道以下文武各官。漕运总督旧驻淮安府城，吴棠不来山阳，以河道总督旧署为漕署。

同治元年(1862)正月，捻军首领李成率领捻军万余人进攻清河、阜宁、山阳等地，进入山阳车桥镇后，吴棠派淮扬镇总兵龚耀伦等会合乡团从前面扼堵，令副将陈国瑞偕游击郭富昌率五百骑兵绕到捻军背后，出其不意，攻击捻军。另股捻军进攻淮安等地被击退。二月五日，李成部捻军再次东进至淮安板闸。吴棠遂命陈国瑞、吴炳麒攻剿，李成见敌势凶猛，放弃板闸，率军围攻安东(今涟水)县城。吴棠与陈国瑞等人夹攻，李成撤回山东，解了安东之围。据《续纂山阳县志·杂记》记载，能够作战的是陈国瑞，龚耀伦则到处抢掠：“先是耀伦等至车桥，纵兵大掠，居人避之，一市为空，民怨兵甚于怨贼。二十六日，陈国瑞连破捻军垒，捻军北逃。三月初八日，阑入成子河至湖滩。初九日，窜清河，清江浦集兵民守围。围南火光连绵二十里入山阳境。初十日，捻军掠岔河、山阳沟，直抵杨家庙，焚杀不可胜计。十一日，捻军平桥，沿西岸行，南窜宝应。东岸乡团发鸟枪，毙捻魁二。国瑞督兵至，截杀百余人生擒五人。十二日、十三日，连胜于平桥，剿捻数千。十五日，捻困于宝应湖，伤亡几半，由泥淖中窜回武家墩，国瑞追击之。捻退出成子河。是役也，国瑞败捻于湖塘，而于堤头扼其归路。漕督吴棠伤耀伦扎营运河东岸，防捻东渡。耀伦至，欲决河以灌之。有止之者曰：‘长河断流则捻处可渡，是君之济贼也。’乃止。居一日，遍搜居民，得鸡鸭羊豕还郡。时有‘不打长毛打扁毛’之谣。吴公闻其退也，怒，复饬使去。适国瑞大捷，捻弃牛马遍河岸，耀伦麾军覆之急走，归浦冒国瑞功以胜报。”

同治二年(1863)三月，吴棠实授漕运总督，奏请于清江浦设淮扬镇总兵一员，以镇标左营，城守营及中营驻守之，原驻桃源白洋河的河标右营游击亦由改归镇标。三年(1864)正月，清廷将令吴棠任扬州大营主帅，因曾国藩言谏止。湘军攻克江宁，赏给吴棠头品顶戴。十月，吴棠署江苏巡抚，清廷令其赴苏州赴任，十一月仍回漕督本任。

同治四年(1865)二月，清廷调吴棠署两广总督，由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署漕运总督。彭玉麟力辞不就。吴棠亦疏陈江苏境内尚未全部平静，“贼股窜扰江境”，盐城、阜宁、沭阳一带防务最为紧要，请求清廷收回署两广总督成命，专办清淮地区防剿事务。上嘉其“体国文忠，不避难就易”，仍暂留漕运总督任。八月，吴棠调署两江总督，因曾国藩、李鸿章上疏清廷而未行，改署两广总督。同治五年(1866)七月，江北水灾，湖水盛涨，清水潭迤南堤决，吴棠被下部议处。八月，补授闽浙总督，离开清江浦，从此结束剿捻生涯。

同治五年十月(1866)假赏两月，回乡省墓。十二月，赴闽。六年(1867)三月到任。吴棠在福建时间不长，只有十个月的时间，但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。费行简《近代名人小传·吴棠》云：“以阻挠造船，为左宗棠、曾国藩所论(弹劾)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：1866年春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决心造船以强国力，致函总理衙门称：“就局势而言，借不如雇，雇不如买，买不如自造”(《左文襄公全集》书牍卷八)。他建议先在福州创办造船厂。十一月，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离闽渐近，推荐原江西巡抚、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“总理船政大臣”，负责策划。次年，继任闽浙总督吴棠抵福州，对创设船政局不以为然，并多方从中作梗，使左宗棠“所用之将弁，无不纷纷求去”，(《船政奏议汇编》第3卷)。船政大臣沈葆桢难以工作。沈葆桢为“船政”，与吴棠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，他在奏稿中指出，值此船政需人之际，若听信浮言，必“人人皆危”，“事事皆废”，而“自强之道实断自宸衷”。远在陕甘的左宗棠也与沈葆桢遥相呼应，要求朝廷将船局一事，“交沈葆桢经理，以便事有所司”(《洋务运动》卷五)。在左宗棠、沈葆桢的力争下，清政府斟酌再三，终于采纳了沈葆桢意见，十二月，将吴棠调任四川，由马新贻继任闽浙总督。据说，吴棠亦苦闻缺瘠，慈禧太后知其意，遂将他调到四川。

吴棠抵四川后，即协剿秦、陇、滇、黔等省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。此年五月，云贵总督刘岳昭疏劾吴棠，称吴棠眷属入川时，役夫3000余名，仆从需索门包，属员致送规礼、贪污中饱、物议沸腾。清帝以吴棠失察，交吏部议处。九年(1870)十月，他饬总兵刘国宝等会滇军进攻回民义军，斩首领刘应贵，擒义军大将军李亭宾等诛之，克永北厅城。十年(1871)，吴棠署成都将军。十一年(1872)七月，指挥川军参与镇压贵州义军首领李率及部属，吴棠得旨赐嘉奖。十三年(1874)六月，灌阳县民起事，吴棠檄提督李恒等驰往督剿，斩首领余其隆等。十一月吴棠以年老多病为由，奏请开缺，得旨赏假两月。光绪元年(1875)七月，饬提督李恒等剿叙永少数民族义军及雷波厅蛮民，并剿平之。十二月复疏清开缺，允之。光绪二年(1876)正月初十日吴棠交篆御任。二月起程，取道秦豫，自徐而淮，五月返归故里，二十五日抵滁，二十九日病故。吴棠去世后，清廷赐予祭葬，谥“勤惠”。批准在原籍和清江浦为他建了祠。

纵观吴棠一生，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以举人挑知县，即来淮安清江浦，先在南河试职，来回于邳州、桃源、清河、砀山、山阳，官至漕运总督，至同治五年(1866)改闽浙总督离开，在苏北前后22年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镇压捻军、太平军、幅军、教军等农民起义军。他的每一次升迁，都是以起义军流血牺牲为代价的。

他拆毁高家堰石堤筑清河城，也颇受后人的訾议。清江浦本来无城，咸丰中遭受捻军焚掠，认为是无城的原因。同治元年(1862)春开始动工建造，4个月便成功。造城需要石料，吴棠便下令从洪泽湖拦洪大坝高家堰上取石。高家堰是苏北重要水利工程，从汉代筑土堤开始，已连续修了几个朝代。拆了造堤石块，就会失去防洪能力，苏北将成为一片汪洋。当时流传一句谚语：“倒了高家堰，淮扬二府不见面。”石工堤是苏北里下河地区黎民百姓生命财产的保护神。吴棠破堤取石造城，既破坏水利设施，也是严重违背民意。传说后来拆堤民工从堤中挖出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：“刘基造，吴棠拆，拆到此处拆不得。”吴棠方才停止拆堤。有人认为，这块石碑很可能是群众伪造的，目的是想借此阻止吴棠拆堤。现在，洪泽湖大堤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。

另外，关于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，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一《清宫遗闻》、恽毓鼎的《崇陵传信录》、《梵天庐从录》第一册卷三《吴棠》、陈灝《甘露随笔》及其《睇向斋秘录》，题为《吴棠之奇遇》。今人据此编写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。此以《吴棠之奇遇》为例，看一看故事大概情况：

吴勤惠公(棠)宰清河县，有父执刘某为湖南副将，卒于任。其眷属扶榇回籍，舟过清江，系河畔，使人报勤惠。同时，有已故广东副将惠激之丧，舟亦泊于此，姊妹二人护之行，一身而外无长物。勤惠致赙银三百两，命人送交刘某眷属。将命者误送其舟，姊妹见吴棠名刺，不知何许人。来者以邑宰对。二女哀惋，致感谢之词。来者登岸，尚微闻姊妹相语曰：“世间安有此轻财好义之宰官，真梦想不及也。”

迨复命，勤惠大怒，掌其颊，必欲返璧。幕客程某止之曰：“闻舟中二女，系满洲闺秀。此行虽护丧回旗，亦人都应选秀女，安知其将来不为贵人？姑将错就错以结好，或于公有利，亦未可知也。”勤惠以程言殊有理由，遂从之。复封银三百两致送刘某，且于祭刘副将毕，登舟致祭。姊妹益泣感，藏名刺于绸帕，裹而置食具中。姊妹语曰：“吾姊姊他日若得志，万无忘此贤令尹也。”既而，长女果被选入宫，封兰贵人，旋为贵妃，文宗宠爱甚，诞穆宗，晋位为后，即慈禧也。妹以姊之撮合，为醇亲王奕譞福晋，生德宗。穆宗嗣位，慈禧以太后垂帘听政，累擢勤惠至四川总督。在任数年，薨于位，谥曰“勤惠”。盖犹不忘前事也。

近人笔记兹事者甚多，而言人人殊；即赙银一端，亦多寡不同。昔尝以此问杨味春表伯，公曰：“是皆隔靴搔痒之谈。”因为余述始末。公为勤惠东床，而亲闻诸勤惠者。其言之征信详尽，于此可见矣。



杨恭华五十年党龄纪念照

我今年九十多岁了，但1941年秋天的那个清晨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那天，我们正在林集中心小学的院子里晨读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“嗡嗡”的飞机声。索少轩老师立即吹响哨子，带着我们躲到隐蔽处。不一会儿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林码头方向传来，震得教室窗棂哗啦作响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天的轰炸有多惨烈。吴家大院的十几口酱缸全被炸碎，酱汁混着鲜血漫过青砖街道；桥西的龚医生未能逃出，被烧成焦炭；逃到河西杨园的杨顺元，仍被日机低空扫射，身中数十弹；最惨的是赵钟尧家已出嫁的女儿，头颅被气浪掀去，挂在路旁老槐树上……

屠宰家宅的青砖瓦房虽遭轰炸，却成了我们的避风港。这座地主大院被抗日民主政府征用为林集区政府和中心小学。每天清晨，我们依然挺直腰板高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王超校长说：“这歌声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！”

教室设施极其简陋：土坯砌的长台抹石灰作课桌，板凳需自备；黑板用石膏草灰抹墙制成，粉笔取自河边的白胶泥。但王超校长、邵克主任，以及索少轩、吴家玉、向秉章、王仰华、谢凤山等老师，总能让我们知识穿透战火。

轰炸次日，索少轩老师带我们从废墟扒出半箱石印课本。他抹着满脸灰说：“看，知识是炸不烂的！”这些带硝烟味的课本成了珍贵教材。吴家玉老师在残垣间支起流动黑板，教我们计算炸弹抛物线：“懂这个才能躲空袭！”

儿童团是我们的骄傲。索少轩老师带着我们站岗放哨、查缴汪伪“储备票”。逢集时，我们在镇外设“识字关卡”——路人须认字才能通行。索老师还将“捉迷藏”改良为“隐蔽转移”训练。

这项训练真救过全家性命。某次日伪扫荡，我们六口人躲在林庄西头茅屋床底。日本兵持刺刀进屋搜查，刀尖距我们仅咫尺之遥。至今仍记得心脏狂跳的声音。

最痛心的是1946年冬。索少轩老师突然失踪，后得知他是地下党员，被国民党逮捕后宁死不屈，被装入麻袋沉入清江闸。师生闻讯恸哭，继而抹泪立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”

如今，青砖院落已成米厂粮库。但每经此处，耳畔似回响读书声，眼前恍见索老师立于槐树下授课。这些记忆如不灭火种，永燃心间，见证我们如何以知识与信念，在血火之地守护希望。

在诸种故事中，此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。因为作者陈灝一与当事人吴棠的女婿杨士燮是亲戚，而且陈向杨核实时，杨告诉陈说，是他听其岳父吴棠亲自跟他讲过的。文中“杨味春”，就是杨士燮，字贊元，号味春，亦称味莼、渭春，故人称渭叟。他是吴棠的二女婿，是吴其恩师杨殿邦的长孙。进士出身，做过浙江嘉兴府知府、杭州府知府、浙江巡警道。他亦生八子，长子杨毓翰，长孙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。杨家与吴家是双重姻亲亲戚，杨士燮五弟杨士琦(1862—1918)，妻为吴棠大哥吴检之女。实与其杨士燮为堂连襟。

同治十一年壬申(1872)，吴棠应其婿杨士燮之请，作《杨叠云师诗集叙》，叠云即杨殿邦。他在序中说：他与“哲嗣仲禾太守为纪群交，重以婚姻，文孙味春茂才为次第。味春今又生子，则四世交也。”“纪群交”即累世之交，典出三国孔融与陈群父子皆交故事。吴棠感恩，因而对恩师后人特别关照，将自己的女儿、侄女嫁给了恩师的两个孙子。

作者陈灝一(1882—)，一作甘灝，字藻青，号颖川生，别署睇向斋主人。江西新城人。曾任袁世凯秘书，故与杨家接触很多。杨士燮之母陈氏，是陈灝一同一家族的人：陈灝一为陈元的玄孙，杨士燮母陈氏为陈元嫡堂弟陈用光的孙女。故陈氏之子杨士燮、杨士琦得为堂内侄孙陈灝一之表伯和表叔。

陈灝一另一书《新语林》的序即杨士琦所作，其兄杨士晟也应请作有一序。书中记载了不少杨士琦兄弟及其侄儿、姻戚的事情。陈灝一自序中说：“及长，随杨味春表伯于任所……不佞愧未尝学问，读书每有疑难，辄得公片言而解。公弟杏城表叔，于书无所不窥，好宋人语录，视公尤笃。”“比年先后居京师、津门